



一片冰心在玉壶

□黎杰

“为啥入党？”老刘找我谈话时间，一时，我竟哑口。不是我回答不出，而是不知从何说起。

老刘是我领导，是我入党的介绍人之一。我与老刘沿着学校前面一条小河沟散步，前面不时有放学回家的学生跑过。老刘见我答不出，就改变了一下问话方式，说，“我问的这个问题有些大，你先说说你家有过中共党员么？”

我说：“有，也没有。”老刘问：“此话怎讲？”“我大爷是党员，他是抗美援朝的志愿军人，牺牲在朝鲜战场上了。以后我家就没有过党员了。”我说。

老刘“哦”了一声，就没

再问了。

大爷是入朝第二年牺牲的，那时我还没出生。我对大爷没印象，大爷在我心中都是邻居或者母亲说给我的一些拼凑碎片。但有一点不含糊。大爷是党员，他是响应党的号召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去保家卫国的。大爷挺帅，有文化。我家有一块“光荣之家”铜牌，挂在堂屋的门楣上。没有人告诉我大爷是如何义无反顾英勇对敌流血牺牲的。在我家族中，大爷是大英雄，是大偶像。

或许就是从那时起，我就坚定了一个信念，做一个像大爷一样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共产党

员。

我的讲述很慢，很零碎，老刘听明白了，他向我点点头，说，“我知道了，只要你继续按照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，你会成为像你大爷一样的好党员的。”

接下来，支部派人去我老家进行了调查走访，我也参加了入党积极分子培训，顺利结业。单位党小组全体党员同志经过表决，我正式成为了一名中共预备党员。1997年7月1日，在这个已经刻入我心的日子里，我与几位新党员一起，站在悬挂的党旗下，庄重而又神圣地举起了右手，发自内心地宣誓：我志愿加

入中国共产党……猛然，我的眼睛湿润了，声音哽咽了，我能感觉到，党就如我大爷一样，张开了怀抱，将我拥入了。

我瞬间明白，为啥入党？不忘初心、爱岗敬业、全心全意干好本职工作，就是我的入党初心。

时间过得真快，到如今我已经是一名有着24年党龄的老党员了。

当初，我中师毕业因不是党员而错过了支教，去了一所村小教书。村小两年，成为我一生最重要的一笔财富，两年后，村小合并到乡小，我成为了学校最年轻的班主任。之后，我努力

教书，成为了市级优秀教师。

我所在县级区是革命老区，我时常被那些流传在老百姓口中的红色故事感动着，我花了三年多时间采访，写了3万多字笔记，将自己置身于那场如火如荼的大革命中，再现了一段烽火岁月，于建党100周年前写出一部25万字的长篇小说《烽火西路》，以此向党的生日献礼。

我突然想起唐代诗人王昌龄的那句诗来：一片冰心在玉壶。是的，我的入党初心就如一片冰心一般纯洁无暇。坚守一片初心，为自己所认定的理想和信仰奋斗终身，是我需要做到的，也是我能够做到的。

■家庭相册

活在节气里的祖父

□魏霞 文/图

清明节前夕，回了趟老家。打开西厢房，祖父曾用过的农具一个个蓬头垢面地挤在时间的一角：生锈的镰刀嵌入了土墙斑驳的肌体，豁了牙的锄头老态龙钟地歪躺在了地上，那把曾被祖父粗糙的大手打磨得锃亮的镢头黯然无光。看见它们，我仿佛看见多年前从农田里干活归来、未来得及洗把脸的祖父。我轻轻拂去它们上面的灰尘和蛛网，像小时候那样，等待祖父的夸奖，可任凭我潜在如水的时光深处多久，却再也等不来祖父那深沉浑厚的声音。思绪像张开翅膀的蝶，翩翩飞舞在小时候和祖父共处的光阴里。

雨天，农家小院的廊檐下，一个留着齐耳短发的五六岁的小女孩，依偎在一位老人身旁，老人说一句，小女孩鹦鹉学舌地跟一句：“春雨惊春清谷天，夏满芒夏暑相连……”打记事起，秉承“晴耕雨读”理念的祖父，就开始教我诵读《二十四节气歌》，跟着祖父念得遍数多了，就背了下来，但并不明其义。渐渐长大，在祖父的潜移默化下，对其才有所了解。

祖父亲近土地是典型的“半路出家”，而这丝毫不影响他成为一名侍弄庄稼的好把式。祖父出生于上世纪初的一个旧式大家庭，上过私塾，熟读过一系列的古书，写有一手飘逸的毛笔字。由于曾是地主家的四少爷，他寸土不沾，土地改革后，才脱下丝绸长衫换上粗布短衣，开始下田劳作。与土地一牵手，祖父就与之相亲相爱了一辈子。年滚着年、月滚着月，祖父埋头在黄土地上耕种，不疲倦、不厌不休……

祖父清楚地知道哪天清明、



哪天处暑、哪个节气适宜种麦子、哪个节气适合栽红薯。祖父对节气的执念，散发着令人着迷的光泽，祖父把节气看作耕种的指南，持着节气的罗盘运转生活。祖父说，节令节令，那是节气给人下的命令，人必须遵守。什么样的节气做什么样的事情，只要把二十四节气守住了，做什么都不会乱。所有的节气，祖父都烂熟于心。生活在节气里的祖父，仿若肚子里有个关于节气与耕种的百宝箱。

祖父说：“春分风多雨水少，冬麦返青把水浇。”

祖父说：“清明前后，种瓜点豆。”

祖父说：“立夏地里拔根草，秋后就能吃个饱。”

……

祖父有关节气的言语，和他脚下耕种的黄土地一样朴实厚重。祖父是个一辈子以农历计算日子的人，祖父人生的日历，不仅仅是堂屋南墙上的纸张，更是怀揣着一个个节气，扑在黄土地

上劳作稠密的一帧帧画像。

对于一个醉心于土地的旧式农民来说，有心耕种无力下田是最大的痛苦，祖父一天不下田，就像生了病一样萎靡不振。老了的祖父在干不动大田里的活计时，也不肯让自己劳动惯了的手脚闲下来，步履蹒跚还要侍弄菜园。祖父说，看着庄稼蔬菜一天一个样儿地生长，即使累得浑身酸痛也是快乐的。祖父披着节气的袈裟，踩着节气的鼓点，在黄土地上寻找到了他内心的安宁与人生的幸福。

劳作了一辈子的祖父，在2003年秋分即将来临时节，再也迈不动他那双衰老的老腿。

祖父享年93岁。

祖父坐在廊檐下，教我诵读《二十四节气歌》的声音，一直响在我的生命里。我在每株庄稼上似乎都看见了祖父的影子，在每缕春风里似乎都听到了祖父的声音，我便不再沉溺于泪水和回忆。我想，大概只有对至亲至爱的人，才会如此。

真情万里亦生辉

——读《北京到马边有多远》

□李仲

脱贫攻坚这一伟大实践，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鲜活的素材，《北京到马边有多远》就是一部以此为题材的长篇小说。

小说聚焦最基层的驻村第一书记和深度贫困村的普通村民，运用散文文化的叙事技巧，融入彝族文化等多元艺术元素，生动再现了一个深度贫困村的脱贫历程。

主人公林修是中纪委一位年轻干部，挂职锻炼到四川省马边县雪鹤村任驻村第一书记。雪鹤村是虚构，但马边县却是真实的存在，是国家开发扶贫工作重点县。从北京到马边，不仅是空间距离上的遥远，也表现为思维意识上的巨大差异。正是这种强烈对比，凸显了林修作为驻村第一书记的责任担当。

在雪鹤村任驻村第一书记的日子里，林修用真情获得了村民的信任，拉近了与村民的情感距离。刚到雪鹤村，林修就遇到了突发重病的彝族村民吉克乌乌，他将他连夜送到了医院。手术需要家属签字时，林修毫不犹豫签上了自己的名字。当医生询问他与患者的关系时，“她是我的村民！”这近乎本能的回答林修脱口而出，流露出他视村民为亲人的真情。后来，他又放弃回北京过春节与家人团聚，只为照看突然丧夫的王大因老人和她那有智力障碍的儿子。这一切都是出自林修的本心，丝毫没有造作之嫌，让读者感到非常真实。

对村民的诉求，林修有所为有所不为。装了一麻袋麻烦的村民鬼针草，经常提出些胡搅蛮缠的要求，林修对此坚决说“不”，也表现出驻村干部坚定的原则性。他

要让村民知道，驻村干部不是来当雇工做保姆，也不是来镀金刷经历当太平官，而是来真正帮助村民实现脱贫致富。

修建学校，聘请老师，让孩子能在家门口上学；集资修路，解决出行难，突破制约商品流通的瓶颈；引导村民入股建合作社，农产品实现集约化经营……这些做法，虽然困难重重，但总归有先例可循、政策可依。如何解决一些五保户建房资金困难问题，着实考验林修等驻村干部的能力。最终，他们通过动员这些村民将房子所有权预先抵押给村集体，由村集体负责翻修扩建，然后租给五保户居住，让村民不落一户地都搬进了新家。

“总有一天，炊烟回到村庄，那隐约是稻谷晚来香；总有一天，天使安心梦乡，在妈妈的怀里轻轻晃……”《有一天》这首歌，是林修喜欢的歌，也是电影《建党伟业》的主题曲。林修多次组织传唱这首歌，坚定大家跟着共产党走的信心。村民中的优秀入党积极分子也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，党支部成为雪鹤村坚强的战斗堡垒。

告别终将到来。因为有着对村民的真情，所以林修才能攻坚克难，不辱使命，在那个丰收的秋天说出这样一段道别：“雪鹤村有幸，我们也有幸，个人的力量很渺小，但我们种下的精神和信念，会在这片土地成长。”这段话道出了很多驻村干部的共同心声。其实，在驻村过程中，他们种下的还有共产党员的形象，这些形象以不同的姿态留在了村民心中，印刻在了他们热爱的那片土地上。

■征稿启事

“我的入党故事”

2021年，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，百年恰是风华正茂。无论你的党龄40年、30年、20年……不管时光怎么流逝，岁月如何变迁，当你想起入党宣誓的场景，是否依然热血沸腾、心潮澎湃。你还记得你入党时的难忘故事和感人情节吗？你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光荣经历是怎样的？你是怎样践行党的宗旨履行党员义务的呢？为展现首都职工在党的领导下守初心担使命的生动故事，即日起，本报面向全市职工开展“我的入党故事”征文征集。字数800字以内为宜。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
为开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
作经历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
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
图片）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 本版邮箱: ldwbgh@126.com

书海掠影

